



赓续与激活 上海影像学派的美学密码

——评电视剧《八千里路云和月》

李建强

光影札

因为同名同题背景,在观看央视热播的电视剧《八千里路云和月》时,很难不使人想起1947年由著名导演史东山执导的那部同名经典电影。两部作品时隔近80年,看似只是偶然的相遇,细察便会发现,这种“同题共振”并非巧合,而是一种深刻的历史赓续。电视剧以抗战为背景,以平民为主角,以江南为主要区域,在精神气质上与史东山的电影一脉相承,更在风格上与百年上海影像学派“现实主义为骨、海派文化为魂、小切口、大叙事、烟火气、世俗化”的主体内核高度契合:从“小切口”处进入大叙事,在“烟火气”里淬炼家国情怀,于“世俗化”中嵌入民族魂魄,成功赓续、激活和昭示了上海影像学派的美学密码。

从“小切口”处抵达“大历史”

上海影像学派最重要的美学取向之一,便是从“小切口”出发,抵达“大历史”。电影版《八千里路云和月》正是这样一个经典范本。它以女大学生江玲玉与青年音乐家高礼彬的个体生命轨迹为经,以战时与战后中国社会的变迁为纬,在小人物的悲欢离合、斗争成长中折射出时代的命运。这种以小见大的叙事策略,构成了上海影像学派的核心密码之一:不追求“英雄化和史诗化”,更注重“微观史叙事”,致力于在小人物生活的波澜褶皱中触摸历史的脉搏,以凡人之躯承载和折射时代的厚重与壮阔。

电视剧版《八千里路云和月》在精神谱系上,正是对这一传统的自觉赓续。作品虽以淞沪会战为起点,但并未将镜头对准千军万马鏖战的宏大战场,而是始终聚焦于一众鲜活



电视剧《八千里路云和月》海报

“小人物”:军人张云魁、厨子孟万福、旧文人张汝贤、新媳妇丁玉娟和韩小月……他们并非因机缘际会的英雄豪杰,只是心心相印的家人或萍水相逢的同乡,是同一场被强加于身的侵略战争的见证人。正如该剧导演张永新所言,剧集的落脚点始终是“人”,是那些被历史推着走,却在推搡中完成自我蜕变的普通人。如果说,张云魁作为一名国军旅长,尚有一段驰骋疆场的前史,那么其他人则都是底层的平民百姓,尤其是男主之一的孟万福,原本是只想在上海有一间屋、一张床,与小媳妇一起过小日子的厨子。整个故事就围绕着这样一个只想保命的小人物与一个被自己上司坑害的国军旅长,以及他们的亲属缓缓铺展,通过“前方战争”与“后方百姓”的双线叙事,演绎出普通人

生命的光亮“逆袭”和一段全民抗敌的“大历史”,大大拓展了抗战叙事的视域和疆界,生动确证了上海影像学派见微知著“从小切口进入大历史”的方法论。

在“烟火气”里淬炼“家国情怀”

上海影像学派的一个重要辨识度,就是善于将都市空间、市民日常、市井烟火纳入叙事的核心,炊烟袅袅,生气灌注,使之成为时代精神与家国情怀的形象载体和依托。

电视剧《八千里路云和月》一上来就把镜头对准街头巷尾、家庭后院、厨房灶台这些充满生活气息的日常。这里有主妇在百年老宅炒制蚕豆的家常情

景,有防空洞里百姓们分食月饼的集体景象,还有流离途中人与人之间相互接济的温情场面,共同构成战争背景下鲜活、真实的民生景象。就是在炮火连天的战争进行时,也不乏张云魁透过破旧的防空洞遥望中秋的明月、孟万福用河沟里的菱角做出的可口月饼、来自五湖四海的士兵们忘情地唱起家乡小调的生活景象。从蚕豆到月饼,从灶台到后院,从中秋明月到家乡小调……编导不厌其烦,以近乎原生态的生计光景再现对各种生活细节的还原,将战争的宏大叙事拆解为无数个可触摸的日常瞬间。可能一时会让人觉得过于琐碎和细碎(笔者一开始也有这样的感觉),殊不知,这种精心为之的铺垫和打造,意为从普通人的衣食住行入手,让全民抗战的厚重历史融入烟火人间,走进千家万户。

恰是它们的有机呈现,有效消解了历史的距离感,让前辈的抗战叙事跳出枯燥刻板的时间线,以温润共情的方式抵达今人之心,进而让观者不由自主地代入其中,在烟火气中嵌入“家国同构”、在感同身受中领略历史真实,肉身体验到“没有国,何来家”的道理真谛,这正是上海影像学派“在烟火气里弘扬现实主义”美学观的生动体现。

于“世俗化”中嵌入“民族魂”

该剧编剧一下智弘在谈及创作初衷时说:我们最想写的是中华民族的“八千里路云和月”——不是英雄史诗,而是每个人在战争中的“活法”。这一表

述,精准地触达了海派叙事伦理的精髓:家国坚守不必一定通过铿锵的标语口号来传达,同样可以在世俗化、普通人的成长蜕变中自然展露。军人张云魁豪气后不坠报国之志,从国民党将领转而出走成为骁勇善战的新四军团长;厨子孟万福从苟且偷生到坚守信义,尽显民间底色的纯洁与刚正;旧文人张汝贤面对威逼利诱宁死不屈,小媳妇丁玉娟毅然走出深宅成为坚定的地下党员,韩小月继承烈士遗志全身心地投入斗争……特别值得一提的还有,那位身家不菲的大实业家田老板,那个曾有敲诈勒索劣迹的于连长,最后都义无反顾地战死在民族战争的疆场。

这种“不隐恶、不虚美”的叙事表达,并非价值判断颠覆,而是一种更高层次上的伦理自觉。它不循常规,找到了一种将炽热不屈的“民族魂”浸入平凡“世俗化”肌理之中的叙事义理,通过各色人等肉身的挣扎、变异、选择和成长,以及复杂多变的命运纠葛,让民族精神在“世俗化”中悄然生发,进而以一种无可辩驳的庄严和庄重生动具象地彰显出来——“万家墨面没蒿莱”“于无声处听惊雷”,上海影像学派的内在力量和不竭生机,正蕴含在这种世俗化的波澜不惊的美学境界里。

从20世纪40年代到21世纪20年代,八千里路依旧延展,云和月已然明朗。两版《八千里路云和月》的相遇,是一次跨越时代的对话。如果说,近80年前的电影版《八千里路云和月》是用激情和热血打造出一部海派影像精品,那么,今天的电视剧版《八千里路云和月》则通过自觉的传承,激活和丰盈了上海影像学派的美学密码。有趣的是,与电影的创作团队不同,电视剧的创作人员大多不是来自上海本地,他们对上海影像品牌标识的成功强化和新的诠释,既是对海派影像“海纳百川、开放包容”精神基因的传承,也确证了上海影像学派在当代的创造性转化具有博大的空间。

(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教授、中国电影评论学会副会长)

日常烟火, 照见抗战史诗的深层肌理

龚金平

抗战剧《八千里路云和月》将战场对决与市井烟火交织并置,完成了一次立体、接地气的历史书写。正如该剧导演张永新所言:“抗战时,不仅前线沙场硝烟弥漫,后方也是战场,米饭可以是跪着或站着的标尺,柴米油盐存在小节和大义的冲突,那是另一种意义上战争的窒息、残酷、剥夺。”可见,该剧希望在“战火与炊烟”的双线结构中,展现抗日战争对中国人带来的生存挑战和冲击。

《八千里路云和月》的核心情节,围绕国民党旅长张云魁的命运沉浮展开。这位国民党高级军官在个人经历中逐渐觉醒,认清了国民党军队与国民政府的腐败无能。因命运捉弄,他辗转于国民党的中央军、川军、西北军之间,带领观众走进并感受国民党军队内部的治理无方与派系争斗。他的战斗经历也如同同一把手术刀,层层剖开国民党军队内部的溃烂与坏死。尤其是他被抹黑成“逃跑将军”后,一度隐姓埋名当了一名普通伙夫,由此向观众展现了国军基层士兵并不全是贪生怕死之徒,他们身上同样有血性、有军人的气概。只不过,这些士兵最终成了高层指挥无方的牺牲品。在认清这一切后,他最终转而投身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战争。而他的妻子丁玉娟在目睹共产党人曾雪飞的从容平和、深明大义后,也不禁感慨:救亡不只是本能,更是在崇高信念和坚定的行动。该剧借张云魁、丁玉娟等人物的觉醒之路,以他们颠沛流离又险象环生的个人命运轨迹,勾勒出那段历史的真相。这种以人物成长撬动历史反思的手法,比任何直白的说教都更为深刻。

该剧对另一位主人公孟万福的刻画十分真实:有着小市民的圆滑与精明,也带着这个阶层的自私与狭隘。刚出场时,他心里只装着自己的小幸福,谈不上半点民族情感。然而,剧集提供了一个契机,让他在全民抗战的恢宏史诗中,逐渐将性格中那些朴素的同情与善良升华为正直、勇敢的人格光芒。

孟万福身上体现了《乡土中国》中“差序格局”的特点,也就是以“己”为中心,所有道德标准都看对方与自己的关



电视剧《八千里路云和月》剧照

系而加以伸缩。在这种伦理情境中,个体很难摆脱一己私利去追求超越性的价值标准。他的妻子韩小月听闻他战死后主动为其守节,其实也是对“夫为妻纲”传统伦理的践行。因此,对他俩的分析,必须置于中国伦理本位文化与差序格局的框架中,才能得到更深入的解读。该剧不断让观众看到,“家人”始终是伦理本位文化的核心。个体会因“家人”而裹足不前,但一旦“家人”的安全受到威胁,个体也会爆发出惊人的能量。这是中国传统文化因袭的沉重,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厚积薄发的精神源泉。

而在张云魁之父张汝贤身上,则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刚健质朴的力量,那是绝对恪守节志的恪守,是对民族大义、家国情怀的传承。这个人物是剧中的一个精神标杆,令人敬仰。战争的洪流,将普通百姓都卷入了颠沛流离的命运。如张汝贤和丁玉娟这对翁媳,他们原本从未忧虑过生计之艰,也鲜少触及人性的幽暗一面。但因为抗日战争,因为国民党无耻地将张云魁定性为“逃跑将军”,他们被迫踏上了寻亲与逃亡之路。正是这段独特的经历,让丁玉娟得以亲历日本人的残暴与邪恶,看清国难以当时时人的阴险与贪婪。更为重要的是,在利益面前,她曾

信奉的体面与亲情变得一钱不值,她只能对世间的险恶横眉冷对,奋起反击。在这条情节线索中,该剧将抗日战争历史背景下的社会生活化作一个人性表演的舞台,让复杂的人性光谱一一呈现。在这个舞台上,观众看见了种种卑劣不堪的行径,目睹了战争残酷教育下个体的成长轨迹,也见证了共产党人曾雪飞等人身上的高贵与挺拔。正是这种对复杂人性的多元呈现,让这部作品具有了沉甸甸的历史分量。

该剧虽存在一些艺术上的瑕疵,如剧中的多条线索虽有内在关联,但有时缺乏彼此之间的映照与对话,不过,总体上兼具宏大的历史视野与朴实的平民视角,引领观众完成了对那个时代的深沉凝视。尤为难得的是,它在进行政治意识形态表达时,并未采用正面宣讲与强行灌输的方式,而是通过人物真实的生活经历,让其内心触动与深刻体悟点滴累积,从而使主题表达更为含蓄自然,也更为真实有力。

(作者系复旦大学艺术教育中心教授)

书写烽火年代的精神觉醒

崔辰

热播抗战剧《八千里路云和月》以“交换人生”为叙事主线,采用双线结构铺展剧情,成长弧光在两位主人公张云魁与孟万福身上相互映照。淞沪会战中,旅长张云魁所率八十七旅将士壮烈殉国,他本人却蒙冤背负“逃跑将军”的骂名。历经屈辱与磨难,他放下身份、甘为兵卒,最终坚定地走向革命。孟万福本是只求安稳、不愿从军的厨子,在乱世风雨中逐步成长为信念坚定、勇于担当的地下工作者。两条并行的人生轨迹,共同勾勒出烽火年代中那条曲折而深刻的精神觉醒之路。

在双线叙事中,张云魁的历程构成作品的坚实骨架,展现了一名抗日军人在时代洪流中确立信仰、追寻正义的心路历程,其灵魂在烽火淬炼中不断净化与升华。其父张汝贤一身凛然正气,彰显了中国传统文人的风骨气节与家国情怀,成为全剧开篇极具精神感召力的灵魂人物。

剧中有一处细节耐人寻味:张云魁的家人抵达上海老宅后,剧中数次提及一幅藏在张家上海老宅,却被鸠占鹊巢的堂弟张云旗夫妇变卖的画作,该画作者是清初画坛“六大家”之一恽寿平。这幅始终未曾露面的画作,只靠寥寥几句台词点出,却暗藏着巧妙的互文:画家恽寿平颠沛流离的生平曾被改编为《鸳鸯缘》,与《八千里路云和月》中角色在战乱中骨肉离散、幸得良善之人庇护、最终与亲人重逢的命运轨迹契合。

从艺术审美来看,该剧的美学气质亦与恽寿平的绘画风格形成内在呼应,皆在写意之中蕴含烟火气息。恽寿平笔下既有山水意境,亦多绘草虫花卉、蔬果日常,于平淡物象间寄托真情。《八千里路云和月》亦借鉴电影化表达,以“棉花滴血”的意象写战争之残酷,借父子离别前论及书法的留白抒胸臆之深沉,皆以含蓄笔法传递厚重意蕴。孟万福的恍惚梦境,更是对战争心理创伤的细腻描摹;厨房炉火间闪现的硝烟场景、幻象中交错的人物身影,以

虚实交织的艺术手法,真切还原了战争留给普通人的精神烙印。

该剧于细微处见精神,于微茫中显力量:大战前夕,孟万福采撷河塘菱角,为将士们制作菱角月饼,以朴素心意凝聚人心;泡着水的战壕里,一首山西小曲在月光中撼动内心;孟万福与张云魁的妻子丁玉娟在租界外围困援无门之际,窗内伸出的那根救命绳索与老妇人含泪的悲悯目光,映照出乱世中的人性微光与人间温情。

孟万福在上海租界的复杂环境中逐步成长为地下工作者。伴随着市井众生相的徐徐铺展,在多方周旋与现实磨砺中,他渐渐挣脱只求小我安稳的局限,实现了内在信仰的深刻蜕变。剧中多次刻画他与丁玉娟、张汝贤等人因价值理念分歧产生的思想碰撞,每一次冲突都直指人心。如钢铁历经锻造,在反复锤炼中愈发生发,他最终实现了精神上的涅槃。

该剧以灵活切换的叙事视角铺陈故事,主视角由丁玉娟向儿子追忆往事徐徐展开,时代风云的呈现自他们一行人离开南京、踏上迁徙之路开启,时代大幕由此缓缓拉开。在长卷般的时代画卷中,作品既呈现硝烟弥漫的战争场面,也描摹乱世之中的民生多艰,尽显历史洪流的浩荡之势。不断转换的视角如一把锋利的刻刀,划破世态表象,直抵人心深处的冷暖与伤痕。在这幅徐徐展开的画卷里,战场将士慷慨赴死、青年学生街头募捐、租界外生灵涂炭、租界内浮生百态与“七十二家房客”式的混居图景交织呈现,让观众在强烈共情中,深切体味特殊年代里普通百姓所承受的苦难与艰辛。

张云魁与丁玉娟之子降生的戏份极具震撼力:孟万福陪同丁玉娟一行前往租界,却被涌入的人流阻隔在外,又遭遇日军扫射。丁玉娟临盆在即,日军在附近巡逻搜捕,周边藏匿的一家四口不幸惨遭射杀……新生命于危难之中降临人世。进入租界后,里面精致安逸的生活图景与部分人奢靡度日的状态,令历经劫难的丁玉娟深受触动。这一场景与张云魁在

战场九死一生、前线物资极度匮乏、百姓颠沛流离的境遇形成强烈对比,深刻揭示了乱世之中的阶层分野与民族苦难。

《八千里路云和月》以精湛的群像刻画,勾勒出一幅波澜壮阔的时代人物图谱,人物形象立体丰满、性格层次鲜明。剧中既有身处历史漩涡中的灵魂人物:张云魁在蒙冤与坚守中的挣扎与觉醒,孟万福从只求安稳的“小我”走向担当奉献的“大我”;也有血性犹在、却不掩瑜的基层将士,如八十七旅于连长等人,虽有性格与行为上的瑕疵,却不失为挺身而出、浴血沙场的堂堂抗战英雄;更有出身市井、于危难中彰显气节的平凡勇者,如平日佯装算命先生、战场上却舍生忘死的黄子鸣。与此同时,张云魁利刃割肉、背亲家、为一名已私利构陷骨肉、背叛家国,与无名百姓在乱世中相濡以沫、守望相助的善良也形成鲜明对照。凡此种种,皆刻画得真实可感,让历史不再是抽象符号,而是由一个个有血有肉、有爱有恨的普通人共同书写。

《八千里路云和月》的叙事,不止于两位主人公的人生互换,更定格了一代人在民族危亡之际的精神觉醒与使命担当。张云魁挣脱迷茫动摇,在烽火淬炼中坚定信仰,于乱世中主动担当,投身救亡图存的洪流。回望剧中“八千里路”,既是山河破碎、风雨如晦的壮阔征程,亦是普通人在烟火人间坚守善念、守望相助的温情之路。那些“山河壮阔”的历史印记,那些“烟火温情”的人性微光,共同凝聚成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力量。它以细腻笔触描摹烟火日常,书写出中国人在苦难中不灭的生活意志与民族气节。宏大的历史叙事如“云”,承载家国沉浮;个体的命运轨迹如“月”,映照人心向背;平凡的烟火日常如“山水小品”,传递温暖力量。该剧实现了历史厚重感与人文温度的统一,为当下革命历史题材年代剧创作提供了有益借鉴。

(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传播学院副教授)

特约刊登
上海文艺评论
专项基金

